

地铁



在地铁站台等车,当广播里提示列车即将进站时,总是习惯往后站一点,然后准备迎接列车驶来时呼啸而过的风。这时大脑海马区会变得特别活跃,无数过往没来由地闪过,突然觉得做一名地铁司机是很神气的事。地铁驶来,我们的生活多少改变了……

(下周话题:银行)

侃家欢迎读者点题,邮箱:kfbk@163.com

■南京

地下铁,地下情

都市放牛:现居南京。先后在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独创菜刀门文学流派,倡导放牛体写作方法,用俏皮犀利的文字,专门把大家熟悉的语言给拧弯了、揉烂了,对汉字进行二次编码重新搭配,达到错乱可乐的效果。



先允许我老脸绯红一下,我在南京只坐过一次地下铁。我在北京、上海反而经常坐,惟一的印象就是挤。说到地下铁的拥挤程度,北京哥们说他怀孕的老婆竟在地铁里被挤流产了,上海哥们说的更幽默,说他老婆在地铁里竟然被挤怀孕了。但是南京的地下铁很电影,不挤,非常符合漫画和电影《地下铁》中的浪漫气息。不过我很少坐,因为我心理素质很差,在浪漫的环境里自然是想浪就浪,还要浪得漂亮。

我在南京只坐过一次地下铁。那年我跟一个女孩在玩地下情,那是个冬天,天空下着冰冷的小雨,为了狠狠地表达一下地下情,我们居然突发奇想,从城中打车到奥体起始站开始坐起,一直坐到令心情吹弹可破的迈皋桥底站,非常忧郁地穿越了整个城市的心脏。若干年后,我非常献宝地向一闺蜜讲述了这次经历,谁知她立刻反问我,你为什么要从城中打车去那么远乘坐地铁呢?我说天气冷,可能是我脑子被冻坏了吧,她立刻就摆手说不可能,因为你根本没脑子。

其实那次我从城市的地下冒出头来的时候,雨打在身上虽然很冷,我真实的感觉居然非常抒情。因为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恋爱地图》里的一个情节,女孩被雨淋湿后经过隧道,她知道过了隧道后依然要面对风雨,但依然要感谢这段隧道带来的片刻温暖。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地下情也并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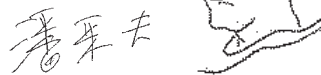
那么可怜,至少我们在地下铁里,虽然不是旅行,却好像模拟了一次温暖的逃亡。疏落和闲适,几乎注定了南京地下铁深情的基调,就像南京满街的梧桐树,一直在深情地打量着这个城市。

虽然很少乘坐,我还是经常在电视报纸上深情地打量这个城市的地下铁。最让我扼腕的是,偶尔会有人在地下铁选择自杀。比起在火车道上卧轨自杀者,地铁轻生者大概经济学念得好,心想直接一个猛子扎到地下,很符合成本核算原理,至少节省了一个埋葬的环节。最近看到正在建设的南京地铁二号线多处被迫停工,据说是因为线路规划和土质勘测出了问题,不是把小区墙体挖裂了,就是把马路挖塌了,我就不由热情洋溢地想,负责设计的决策人员,如果一个猛子扎到地下去,不知道会不会警示后来人。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地铁不肯停。那个跟我玩过地下情的女孩,盛邀我在地铁二号线开通的将来,再去领略一次全程逃亡。我立刻患了间歇性老年痴呆症,说地下铁没有堵车,没有误点,没有红绿灯,我们的生活不需要意外。她立刻眯缝起一只眼睛,很不屑地斜了我一眼说,曾经的一号线和将来的二号线同样是这个城市的地下铁,你要想找借口就明说。我说当然不一样了,一号线和二号线就跟你现在的眼睛一样,如同天上的明月,只不过,一个是十五,一个是初一。

开往楼盘的地铁

潘采夫:现居北京。生于农村,长在小城,学在省城,现在京城摆摊卖报。毕业八年,正从事第八个工作。



1997年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下地铁。背着双肩包到广场朝圣之后,走到天安门西,去乘“天安门西”一站地铁。过道里有一失去双腿的中年男人,坐在轮椅里,手里抱一摞报纸,嗓音低沉,喊着“出事了!出事了!”再无别话,游客纷纷上前,一块钱买下一份报纸。场面相当诡异。我远观很久,到底不敢上前问问出什么事了。此印象十年不灭,不知为什么,越想越惊心。

对现在的房奴们来讲,北京的地铁铺到哪,哪里的地面就被哈里·波特点成了金子。

我住在离河北五公里的东六环,附近有运河,运河里有水藻,看不清蓝色绿色。小区离轻轨七站,目前房价一平米5000。小区住满了通州土著与城里搬迁户,少量小白领,几位大学老师。还有一位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并当选了业主委员会领导,后委员会被土著恐吓,集体辞职。

一同事比我还河北,但他到轻轨步行十分钟,所以房价一平米8000。从通州门户往北京方向走一站,就到一评论家朋友的楼盘,该君当小头目,日夜写时评,栖息地房价过万,楼盘名字也成了鹿特丹港、威尼斯港、罗马港(记忆不靠谱,具体港口名称存疑)。再往北京走一站,到北京广播学院,站南一楼盘叫珠江绿洲,楼盘内容官夜夜听列车呼啸,如莱茵河的涛声般迷人。顾名思义,人家是把通州比成了大漠边陲,而自己是塞外绿洲。有一踢足球的队友盘踞在此,该小弟混在联合利华,应属大白领,前日告诉我,房价一万三。

这片绿洲,离北京的东三环还有二

十里。

所以,凡买房的人,独栋别墅主人除外,必考虑地铁是否路过家门,不怕近,恨不得骑着地铁睡觉,恨不得从窗户直接飘进车厢上班。我当年乘轻轨上班,从通州往北京,每过两分钟就轻哼一句,“加一千”。同时计算着楼里人的钱包,从胯下的单车,到我开的富豪,再到评论家的标致,然后是帕萨特,奥迪。最后从永安里出站,待看到华彬国际大厦楼下停泊的加长林肯(拳王霍利菲尔德坐过),就停止数数,上楼干活,等待年底讨薪。

地铁像庞大的螃蟹,横行在北京的地下,这只“螃蟹”里也寄生着无数的小细菌。最历史悠久的是叫卖“著名歌星刘德华被杀身亡”新闻的。十年的叫卖史应该有吧,人家都熬到影帝了还是“著名歌星”,头版新闻图片也千年不变,能看出刘德华在基层的海量市场。以至坊间传闻,如果普通香港特首,刘德华将迎来终身制。前些日子刘德华被杨丽娟差点逼疯的时候,报纸生意很有起色,搞得报贩子们摸不着头脑。

其他行当还有卖唱的,乞讨的,都是凭口才和手艺吃饭。不过上一周看到一则新闻,有关方面拟将地铁乞丐文明请出地铁,以维护地下形象。是啊,毕竟地铁要经过使馆区,要经过奥运场馆,要经过外企楼群呢,是得注意形象。最好竖个牌子,又叉又叉请勿入内。但我好奇的是,如果有关部门你再端茶送客,乞丐们脸皮厚如城墙,就是端坐不走,你们该怎么“请”呢?往外搬?往外抬?往外背?其实瞎操心,政府总会有办法,让乞丐们望风疾走,是一件不太难的事情。

■广州

逃票

石璞:现居广州。专栏“食用主义”散见于《南方都市报》等,其余简历不详。



刚从北京来广州,第一次坐地铁,才发觉北京的地铁实在落后,不仅拥挤、脏乱,而且还没有空调,按照北京朋友的说法,“那哪叫搭地铁啊,简直就跟春运期间民工挤火车有得一拼,每天都要经历一次难民潮,没有力气,挤不上去也下不来,唉,一趟地铁强壮了一个民族”。每次有朋友从北京来广州,只要带他们上了地铁,总能感觉到首都人民酸溜溜的目光。首都呀首都,敢情你也有落后的地方。

不过北京的地铁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很难逃票,首先是混进站比较难,买票的排长队,进站的人就少了,很难浑水摸鱼,一拥而入,何况进站口还左右各站一中年妇女,专门负责收票,虎视眈眈,看这架势就先心怯了。

上海的地铁没有乘坐过,不知道情况如何,不过据说票价很贵,有媒体披露,说上海人民因此而想出了逃票高招:每天上地铁前,会用手机短信相约从反方向过来的朋友,都买价钱最低的车票,然后他们就在一个中间站相互换票,出站时用对方的票验票即可。上海人民一向很精明的啦,这种招数也只有他们能想得出来。

在广州逃票,分大逃和小逃两种。先说小逃,小逃指的是个体或者小团体性质的逃票。2003年以前,广州地铁只有一号线,那时逃票比较困难,因为地铁的出口是旋转棒(入口也一样),电脑验票过后,必须要手动旋转棒,身体才能出入,而且一次只能过一个人,逃票难度极高,只有身手极其矫

健敏捷者才能钻出去。后来开通了二号线,逃票的技术难度大大降低,除了身体过于笨拙者逃不出去,一般常人都能逃掉。二号线采用的是伸缩式门,把票投进去,咯吱,门打开,过了三秒钟,咯吱,门关上。

想想看吧,三秒钟时间,刘翔能跑出近30米,一般常人也能跑出10米多,区区的门,只要配合默契,开关瞬间,能有多少人跑出来?地铁公司也发现了这个漏洞,急了,一方面在每个出口增派人手,死死盯住每一个出口,另一方面,把门的开关时间大大减短。逃票的人少了,但又出现了新问题,经常有腿脚不灵便的被门夹住,哇哇大叫。

不过这都是小逃票的,还有大逃票的,那就是地铁公司员工的家属们,都可以免费乘车,名正言顺地逃票。有市民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价格听证会上提了出来,地铁是市政出的钱,凭什么地铁公司员工家属可以免费乘车。地铁公司的老总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众所周知,目前国际恐怖势力猖獗,地铁又是恐怖分子的重点袭击对象,所以必须加强地铁车站、月台、车厢内的反恐力度,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

此番话一出,举广州市震惊,后来有市民提出给这家伙颁个最佳“忽悠百姓奖”,得到了广州市民一致赞同。

■上海

地铁书店

费戈:现居上海。媒体流浪汉一名,当过大学老师,做过日报、周报、电视、杂志,媒体一行基本都干过,但一样都没干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被自己或者老板炒一次鱿鱼。



陝西南路地铁站里,有家季风书店,这就使得它成为我最经常去的一个地铁站。买完书后我会钻出来,到地面上吸口市中心浑浊但是荡漾着诱惑的空气,然后在旁边的麦当劳吃晚饭。麦当劳里灯光敞亮,人来人往,在这种嘈杂的环境里吃下一份巨无霸套餐外加一对辣鸡翅,然后一边吸着可乐,一边翻阅买的书,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享受,孤单,而自由——我一直认为这两个是同义词。

我曾经很仔细地比较过季风书店与北京那家同样埋在地底下的国林风书店。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座城市的区别。比如国林风虽然很大,可这里人和书都是满满当当的,感觉不出大来。书架都顶天立地,一个紧挨一个,看上去竟似没有尽头;眼看到墙角了,一拐弯又是连绵不绝;稍有空隙就往里填桌子,桌子上又是堆满书。而且人多,随地坐,东一堆西一伙,有专心致志独自苦读的,也有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看样子已经坐了一下午,也没打算在关门前站起来。

季风就要疏朗很多。由于身处地铁站,来往的人流如穿堂之风,倒也不是没有在这里一蹲几个小时的熟客,只是夹在行色匆匆目光闪烁的过客之中,毫不起眼。这里的布局与装饰是完全适合这座城市审美趣味的现代风格,简洁整齐错落有致,不惜代价地留出几块宽阔敞亮的空间,就像这里的家居正流行的大厅堂小卧房。书架与书架、

书架与桌子之间的距离至少能容下两个人并排行走,所以你不会有一丝逼仄的感觉;书架的最高一层是伸手就能够到的,底下三排则只是存放复本的临时书库,也就是说通常你选书的时候既不用弯腰也不用踮脚。与“中国特色”的国林风相比,在季风的理念里,感官的舒适与理智的满足是不能以有所偏废的——而这,是不是能让你联想到一个世纪来海上“有文化的人”的某种一以贯之的生活趣味?

季风里始终都会放优雅的背景音乐,通常是古典小品,有时候也有宗教音乐或是歌剧咏叹调,淡淡的,若有若无,很能烘托气氛。不过偶尔也有不太对头的。比如非典期间有一次去,书店没关门,但人明显稀少,营业员都戴着口罩,两眼无神,连日光灯都显得特别苍白。喇叭里在没完没了地放辛德勒的名单,帕尔曼拉的著名的哀伤调子。我知道他们这儿就爱放这个,但那阵子怎么听都别扭,像哀乐。

